

〔第一章〕

# 賺與賠

性壓抑的身體情慾邏輯



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我常常在想，為什麼女人不能說『爽』？為什麼女人必須和『爽』劃清界限？一個素來顯得明智冷靜的人告訴我。『爽』是男人專用的字，與女人無緣。

再追問下去，那個人就說，因為『爽』是和『性』相關的，而且是只有男人在性活動中才有的那種滿足的、忘我的、好得不得了的感覺。不過，那個人接著說，『爽』是個不好的說法，因為其中還暗含著對女人身體的某種使用，某種掠奪，所以女人最好不要用這個字。

沒有回答的是：

為什麼男人女人共同參與一個合作進行的活動——性，結果男人爽，女人卻連說『爽』的機會也不能有？

為什麼在這個活動中，男人的爽總是建立在對女性的使用和掠奪上？

而且，女人這種與『爽』隔絕的『不爽』狀態，和她們的社會處境有何關聯？

更進一步說，如果女人要改變她們的社會處境，她們在爽與不爽之間要做什麼樣的調整，要追求什麼樣的解放？

為了從根本上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在這第一章就開宗明義的提出我們社會中主導兩性身體價值觀和情慾發展方向的基本力量，我稱之為『身體情慾的賺賠邏輯』。簡化地說就是：在和性相關的事上。男人不管怎樣都是賺，而女人總是賠。我想指出的是，這個建立在一夫一

妻婚姻交易制度上的身體情慾賺賠邏輯，使得女性的身體和情慾（以及人生其他方面）遭受不利的差別待遇和差別發展。因此，這個賺賠邏輯是女人在追求情慾、身體、以及其他方面解放的過程中要打擊的頭號敵人。

換句話說，在本章中我要說明：在性方面的男進取女退縮、男好奇女無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強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賺賠邏輯的結果，和男女在能力、知識及人生各方面的男進取女退縮。男好奇女無知、男侵略女防守、男強女弱、男爽女不爽等等，有密切的關連。因此，這個密切關連初步暗示了女人一定要性解放，而本章的結論以及以下諸章將由不同的角度切入這個議題，以呈現女人為何要性解放。

先說兩則偷看的故事。

一九九二年，台北的麥當勞發生爆炸案之後，由於當時的爆炸物是放在廁所的天花板上，因此安全人員對於廁所的異動特別敏感。爆炸案後不久，有一天台北一家肯德基炸雞店的廁所中傳出沈重的異響，工作人員十分緊張，小心翼翼的推門進去一看，只發現一個男人躺在女廁所的地上喊痛。原來此兄為了偷窺女人如廁，由男廁爬上天花板，匍匐爬行到女廁所上方，由天花板的縫中偷看，據他供稱已看了十幾個女人上廁所，後來因為實在想看得更清楚而移動位置，不慎跌落，才被發現。

第二個故事也在女廁中發生。台北東區巴而可服飾店一九九三年抓到一名專門在女廁偷

看的男子。據他供稱，他一向在永琦東急百貨的女廁中偷看，他通常趁著打烊時潛入女廁，將其中一間反鎖，守候到次日開業後，以此為據點偷看過往的女人如廁。直到日前永琦因裝修內部關閉樓面，他才轉移陣地到巴而可，不想還沒幾天便被抓到。據他自己供稱，在永琦女廁已偷看了一整年，可謂閱『女』無數。

女人讀到這種報導時一則以懼，一則以恨。懼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無意中被看了還不曉得，恨的則是天下哪來那麼多無聊男子心理變態，不怕臭不怕髒的潛伏各處。

在這一章中我想談的就是：暗中偷窺或者明裡色眼迷迷的男人並非心理變態或道德敗壞。事實上，我們的父權社會要求男人，而且鼓勵男人展現對女人（準確的說，是女體）的高度性趣以證明自己是男人。對女體沒興趣的男同性戀者因此常被視為『不夠格做男人』。

但是，重要的是，這種對女體的強烈慾望使許多男人發展出無比的勇氣、膽量、智慧、創意、自發性——所有我們在男人身上崇拜的那些特質；更使他們體魄健壯，活力充沛，反應靈活。在能力和表現上遠遠超過那些小心翼翼不想被窺的性壓抑女人。這一點實在值得追求解放、追求成長的女人學習。

從小男孩時代開始，男人便培養出高度的性趣來窺視女體。不過，讓我再把話說白一些。他們把握每一個機會窺視女體的某些部位——那些被長久遮蔽的禁忌部位。

因此，小男孩們最有興趣的活動之一便是偷襲女孩的裙擺，猛然掀起來看看今天穿的內

褲是什麼顏色。你可別以為他們都有內褲癖，不，他們是因為內褲貼近最重要的身體部位而愛屋及烏的。而且，裙擺顯然是女孩身上最脆弱易攻，一擊就中的所在，連擋都擋不住。

要是不能直接出擊，小男孩們也早就知道樓梯是窺視的好地方，只要在下端站定，一切的內在美都有機會曝光。偷看的衝動甚至刺激了男孩的創意，我們都聽過在鞋尖放鏡子以窺視女老師裙底春色的故事。

當然，男人的興趣並不限制在女性的下半身，只要目標女性的性徵開始凸顯，男人便發展出另一套窺的本事。夏天是主要出擊時刻，舉凡女性的領口、衣襬、無肩或短袖的袖口，任何一個眼光可以穿透的開口都可以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女人一彎腰、一舉手，甚至只是在考場中作答時露出腋下的空檔，男人的眼光也會如影隨形而至，目的只在一瞥可能多露出來的那麼一點點肉體。

除了追尋可能開放的女性一瞥外，男人也默默的耕耘偷看的膽識。這裡的『識』指的是對女體可能暴露之場合和時間的掌握。比方說，哪一家鄰居的女人會在什麼時刻如廁或洗澡，有何聲響異動當作信號。女人外出歸家的時刻更要把握，因為她們通常會立刻進行更衣沐浴等例行公事。夜市地攤前駐足的女人常常彎腰檢視商品，這種地點和場合也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看女體的。當然，這個『識』也包含許多不用學就會的物理常識，比方說什麼角度、什麼位置最適合觀看某個女人的日常活動，什麼材質最透光，什麼工具可以穿透紗窗而撩起掩

上的窗簾，什麼樣的折射設計可以站在氣窗外看見鎖上的門後的活動等等，不勝枚舉。

在長期跟蹤監視累積『識』的同時，男人的『膽』也在壯大。他們望進每一個窗口門縫，盯著每一個搖擺的身影，注視每一個可能彎折的女體。他們爬上爬下，不畏雜草垃圾，不怕牆高溝寬，在暗中耐心的守候那可能的一瞥。他們耳聽八方，眼觀四面，小心地不被別人注意到，他們早在入伍之前便已練過了匍匐前進，爬樹翻牆都難不倒。女人集中的住宿區域不管有多麼嚴密的防守，都擋不住那雙雙熾熱的眼神。

你可別以為他們做的事很無聊，浪費了時間精力。你錯了！男人就是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鍛鍊出無比的勇氣，不畏一切艱難。他們也藉著在不同條件和環境下的長期練習，達成手腳的協調運用，頭腦敏銳，肢體靈活。他們更發展各種各樣技巧和輔助工具，從潛望鏡到紅外線望遠鏡，還有臨場的隨機應變，能把小小的鐵絲竹棍轉化成最有效的突破武器。

男人最初的衝動或許只是偷窺，但是這股衝動卻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基本訓練，強化他們的好奇心和鍥而不捨的決心，給他們多樣的機會練習如何就地解決問題。這些基本的全人訓練在日後的學業、事業、求偶等競爭場域中都會派上用場。

真正在無聊中成長的是女人。

有哪個女人自小就汲汲營營、想精想怪的窺男體呢？有哪個女人有那麼強的動機，經常維持高度的主動和靈敏，以便伺機觀看男體呢？有哪個女人會不斷拓展疆域，不管遠近高低，

一味研究技巧，創造窺視的機會呢？有哪個女人是渾身衝動，大量消耗體力，以不惜血本的無畏精神追逐男體呢？

從這幾方面來看，守候偶像歌手的青少年們倒有那麼幾分像窺視女體的男人。只可惜她們的目標太單一，練習的機會與多樣性都太有限，要是她們也逐步發展出色情狂般的精神，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她們的直截了當，大膽表達，已經在發展自主性上遠遠超過了比她們年紀大的女人。她們在瘋狂舞蹈及擁吻偶像的激情中，也達到了某種程度的身體解放。在這些方面，她們顯然是成年女人的榜樣。

不過，以大部分的女人而言，生活是低能量、低活動、充滿等待的。這種柔弱比起男人的高能量、高衝力來，實在有天壤之別。

男女都是有慾之人，為什麼女人沒興趣觀看男體，男人對女體卻百看不厭呢？

讓我由台灣的兩性身體邏輯切入這個現象。這個邏輯我們姑且稱為『看與被看的身體情慾賺賠邏輯』。

這個邏輯有一些基本的前提，我試著列舉如左：

- 前提一：不管進行觀看的主體是男是女，值得被看的永遠是女體。
- 前提二：女體上值得看的只有那三點，其中又以最後一點最難得。
- 前提三：男人看到女體是賺，如果自己的身體被女人看到也是賺。



前提四：女人的身體被看到是賠，如果自己看到男體也是賠。

這個邏輯的基本精神在於：男人無論如何都賺，女人無論如何都賠。換句話說，情慾的流動其實被男強女弱、男進女退、男爽女虧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所滲透，因此只要是情慾有流動，它的運作及效果都會受到兩性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所左右。

事實上，這個情慾邏輯根深柢固到一個地步。對許多人來說，連經濟實力也顛它不破。讓我舉個實例，以前只有男人有錢玩女人的身體，享受女人的伺候，但是現在有不少女人也開始有經濟實力，市場於是為她們預備了星期五餐廳、星期五舞廳、星期五俱樂部等等場所來滿足這些女人的情慾需求。可是有許多女人雖然十分想去，心裡卻總覺得有點不情願。關鍵倒不是牛郎的價碼太高，而是女人覺得，即使自己掌有主動權，可以用大爺的身分、氣勢、優越來吃牛郎的豆腐，佔男人的便宜，但是實際上她覺得伸手這一摸反倒讓自己虧了，牛郎不但賺了錢也佔了便宜。

在這裡運作的力量是：女人情慾流動，摸了牛郎一把，應該在情慾上形成爽，但是她卻覺得爽的是被摸的男人。因為，賺賠邏輯裡面的兩性權力關係早已預先命定，男人和女人身體的碰觸或甚至只是觀看必須是男人有得女人有失的結局。

由於兩性權力不平等的大原則充分滲透我們的情慾文化，因此女人總覺得情慾的流動不是好事：男人的情慾流動經常對她形成性困擾，她自己的情慾的流動則容易使她失控而做出

『不明智』的決定，因此她覺得必須小心看管(也就是壓抑)自己的情慾和身體。

更糟的是，在身體的賺賠邏輯之下，兩性的心理及行為模式有了極端的差距：男人勇往直前，反正橫豎是賺，多賺總比少賺強；女人則退縮自保，反正會賠，小賠總比大賠好。

為了解男人賺了什麼，女人賠了什麼，我們得先進一步來思考這個賺賠的原則到底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這個基礎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交易本質。在我們這個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中，女人必須歸屬某個男人為妻，以身體以及身體可以執行的各種功能(如性交、生育、家務勞動等)來交換一個長期的、穩固的社會位置(即名分)。這種交易是一夫一妻(甚至多妻)婚姻制度的真正意義，而我們目前熟知的愛情只是這個交易的一部分活動，甚至有可能只是美化劑而已。

如果這個制度要繼續運作，如果女人要維持她的交換價值，她就不能自給，不能只因為自己喜歡就提供身體及服務功能給男人。因此，社會常規教導女人，她必須等男人提供婚約(代表穩定關係及名分的正式文件)、愛情(有可能引至婚約的預備動作)、或者至少金錢或物質享受等等條件之後再進行交易(『給他』)才是道德的。社會常規也教導男人，他必須付上某種代價(『承諾』、『負責』)才能得到女人的身體以及這個身體的有用功能。有條件的男人換得到而且還有得選，條件差的男人就只有去落後地區低價碼的市場上進行交易了。

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成長的過程中一點一滴的由周遭的文化習慣、道德風氣、和資訊管道學會了這個交換的制度。既然女人的身體有價碼，女人不會輕易許人或任人觀看，因此，男人若是可以免費看到那個肉體上靠近重要部位的一分一寸，何樂而不為？男人當然要大喊『賺到了！』想想！我沒有付上社會價碼，卻得以在視覺上佔據別個男人付上代價才能得到的疆土，爽哉！如果還能摸到，那就不必說有多賺了。

反過來看，女人的身體既然有價碼，是將來要交換人生目標和人生幸福的，因此，若是在未進行交易的狀況下被男人使用或佔到便宜，她自然會覺得『虧了！』為了避免虧損，也為了保障她『一生的幸福』，女人小心翼翼的守護著自己的身體，凍結自己的情慾，以免不小心而失足。

女人的身體若是在未交易（未婚、或沒有感情基礎、或對方尚未承諾的情況下）交付男人，她自己會覺得虧，但是等下我要指出來，這種怕虧的保守心態事實上終究造成女人在另一方面的大虧。這是後話。

由於是個賺賠的邏輯，我還得再提出兩個重要的原理。

第一，有賺總比沒賺好。

賺是無關個人身分地位的。男人不會因為上了年紀，有了地位，或者戀了愛，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女人可看之後就不再觀看別的女體。他不會因為剛剛做完愛就放棄送到眼前來的

春光乍現。即使他搭乘的飛機正在失速下降，他也不會放過注意摔在走道上的空中小姐穿了什麼顏色的內褲。

反正，不來自不看，看了有得賺。

第二，多賺總比少賺強。

這裡的多賺不但包括次數多，也包括不同的女體要多。因此，男人不會因為隔壁的大姐出浴天天可看就不再開拓新疆土，他不會只挑某種姿色、某個年齡層、某種氣質的女人身體才看。他的眼光就像最靈敏的獵狗鼻，一有暴露的女體出現，便會立刻調對頻率。

反正，有看就有賺，不論誰都看。

由這兩個原理來看，在我們這個由賺賠邏輯主導的文化裡。男人不是因為個人特別好色或者道德特別墮落才有衝動窺視女體。許多女人想不透為什麼她們的男友或老公對她們山盟海誓，但是一有漂亮的或暴露的女體出現，他們立刻如影隨形的行注目禮，而且明顯的情慾流動。女人一看到這種景象總是心中大怒或者吃味，覺得男友或丈夫不專情。

其實，對不同的、新奇的女體的高度『性』趣和個人的操守無關，而和我們組織社會，規劃角色，分配權力和資源的方式有關。這個社會規劃把男人放在主動的、佔有的、征服的——也就是『賺』的位置上；把女人放在被動的、被掠奪的、被掌管的——也就是『賠』的位置上；然後再在男人女人中間建立起冗長複雜的討價還價過程（又名求偶過程）。

在這個社會規劃之內，在男人位置上的人『很自然的』以拓展疆域為志，隨時盤算著如何賺，在女人位置上的人則『很自然的』以自保為要，時刻提防虧損。這種態度和力量上展現出來的差異又倒過頭來繼續支持我們現有的性別分工和性別歧視，鞏固現有的賺賠邏輯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可見支配我們身體和情慾的賺賠邏輯是性壓抑和男女不平等制度的共同產物。

看到這裡，你可能要問：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少賠呢？

（恕我不回答要如何才多賺，這個男人有興趣的問題，找答案者請運用自己的創意和『膽識』。）

很多人是這樣回答的：你應該好好守護自己的身體，不要暴露，不要亂走動，不要把自己放在把持不住的狀況中，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有耐心，守住自己，自然會找到一個值得你託付終身的人，這樣就可以少賠了。

不過，別忘了我前面分析過，如果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邏輯不變，如果它繼續滲透我們的情慾生活，那麼，在女人的社會位置上，你是穩賠的。

就算你每天把自己包得密密實實的，絕不和男人有任何接觸。也不給他們機會窺到什麼，你還是阻止不了他們用色情的眼光透視你的防範，把你剝個精光，用想像力佔有你的身體——男人是絕對有這個本事的，這是他們鍛鍊高度想像力的另一途徑——誰叫你的身體有價

碼，又只和出得起價的男人交換？那麼，沒能力交換或不想交換只想白白看的男人當然樂得白白看、白想。

讓我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這個把女人放在穩賠的位置上的賺賠邏輯之所以能夠存續，正是因為女人還有這個少賠的心理。這怎麼說呢？

男賺女賠的關鍵在於女人的身體有價碼，有價碼的意思就是說在某些社會交換條件下——如愛情、婚姻、金錢享受等等——才把身體交給男人，而這此二《換的條件其實都可以轉化成某種形式的經濟關係(愛情只是相處的時間與精力的抽象結果)。

女人要少賠，就是不明白給，不隨意交換的意思，也就是繼續把自身放在交換的天平上的意思。只不過『少賠』堅持的是天平上對應的籌碼大一些而已。『我一向守身如玉，別的男人連碰都沒碰過，看都看不到，當然處女是比較可貴的。』可是這種『執著』卻使得賺賠的邏輯又再一次得到認定和鞏固，女人還是在賠的位置上，她的情慾仍然不得自在的發展。

那麼，你要問，有沒有可能不賠呢？甚至，有沒有可能顛倒過來賺呢？

不管是別人看你或者是你看自己，想不賠或者想要賺都還是引用賺賠邏輯的尺度來衡量。只要女人相信她的身體還是要交換，只要她的身體還有價碼，賺賠邏輯就還是完好無缺的繼續把女人放在穩賠的位置上。

那麼，就沒有希望改變這個邏輯了嗎？你沮喪的問。

對不起，沒有——只要你按這個邏輯來思考自己的身體和情慾，只要你按這個邏輯來守護自己，等候終極的交換，當然就不會動搖這個邏輯。

事實上，當你正汲汲營營守護自己的身體，不敢發達自己的情慾以免『失控』，不敢涉足愉悅的活動以免『受誘惑』，不敢和男人營造情慾經驗以免『虧損』的時候——你正在大虧。

你虧損的是自己的身體感覺以及由練習掌控身體感覺而來的自知與自信；你虧損的是愉悅的感受和伴隨愉悅而來的開朗力量；你虧損的是勇於嘗試、勇於學習、勇於歷練的自主能力；你虧損的是自發的創意和自得的活力——這些對你的人生真正有用有意義的東西才是你在身體的賺賠邏輯之下真正大大虧損的。

那麼，我要怎麼樣才能不在這個邏輯之下運作呢？女人還有希望嗎？你急切的問。

當然有，而且希望愈來愈大了。

因為，我們中間已經出現了愈來愈多有氣魄、有實力、根本不用交換的女人。她們在兩性關係中拒絕玩賺賠的遊戲，拒絕按照賺賠邏輯來支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她們有些甚至不自我設限於異性戀的情慾模式，她們只追求多樣性與多變性，嘗試不同的伴侶和隨意自在的性關係，累積各種資源來營造自主的、多元情慾的爽快生活。

你不要忘了，交易的模式之所以成立，女人的身體之所以有價碼，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當女人沒有終生志業的期望或訓練，當女人只有在婚姻制度中才有社

會身分(某男人的母親、姐妹、女兒、妻子等等)，當女人的心理和情感都被調教得柔弱而依賴，她們的力量和氣魄都單薄退縮的時候，女人當然只得按著身體交易的遊戲規則來活。

可是，當代的社會是個變遷中的社會。女人受教育和就業帶來了經濟獨立的契機，婦女運動在各個社會層面上的努力為女人打開更大的生活空間。在這種有利的客觀形勢之下，女人還受困於交易及賺賠邏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用交換，不用賺賠邏輯的女英雄們就成了我們衝破最後藩籬的先頭部隊。

這些自主性很高的豪爽女人開創出了女人的新典範。她們不會像保守心態的女人那樣，把一生目標寄望於長久但平淡的愛情，或是穩固但呆滯的婚姻。豪爽女人要的是沒有牽連、沒有綑綁(因此不必考慮交易是否划得來)的自由相會，她們要的是來去自如的短暫聚首。如果她們喜歡某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願意多待一陣子，或者待更久一些，她們也不會因為這個關係而自我閹割情慾。她們最討厭的是那些拚命想用一生的承諾綑住她們的行動的純情男子，那些想要她停駐下來僵滯一生的男人。

你可別以為豪爽女人一定是承受了比較少的性壓抑才會如此。不，豪爽女人和保守女人所受的性壓抑強度是一樣的，只不過她們處理性壓抑的態度不同。保守女人按規則玩，而豪爽女人不用遊戲規則。

對不用賺賠的女人而言，在情慾的事上愈多樣就愈好，各種男人女人是她們累積經驗、



探索人生可能性的樣品。由於追求多樣多變，她們並不考量男人的(交易)條件，只看對方的情慾本事，因此已經和女人交換過的已(訂、結)婚男人也值得一嘗，但是，她們絕不在這種關係中放棄自主性。不以交換為職志的女人也不屑於為男人壓抑自我。

相較於保守女人，不用交換的女人發展出強烈的主動性和創意，熱力四射的行走人生。她們可以和陌生人在賓館激情一夜後，早上掛著包包毫無眷戀的走開，不為罪惡感或羞愧感阻擾她們的自我肯定。她們也勇於嘗新，她們不會膽怯退縮，躊躇不前。她們兩眼有神的逼視對手。要上床嗎？去就是。

是的，不斷增加的豪爽女人才是打敗賺賠邏輯的主力。唯有她們才至少在主觀上已放下少賠或不賠的保守心態，唯有她們才能痛快的、自主的、不帶交換條件的說『我要』，因此她們說『不』的時候絕不是為了終極的交換進行討價還價，而是真正的自主的『不要』。豪爽女人在自我意識上是非常強悍的，在精神上是非常自由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也比較了解為什麼所謂的『好女人(也就是堅持少賠的女人)會憎恨所謂的豪爽女人(也就是不用交換的女人)。因為，後者在肯定並執行自主的解放意願時搞壞了交換市場上的價格機制，她們所說的『我要』為好女人寄望的終極交換或者已完成的交換帶來極為不穩定的變數。她們正是那些會引誘男朋友或丈夫背離交換約定的『壞女人』。

妙的是，在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的經濟獨立之外，豪爽女人是另一個重要的力量，有可能改變好女人『穩賠』的命運。而且豪爽女人在追求享受情慾的同時，也鍛鍊出一股強大的、好女人夢寐以求卻無從培養的自主性和活力。

可是，你滿臉狐疑的問，個別豪爽女人不用賺賠邏輯又有什麼用？搞不好只是賺賠世界中『白給』的傻子。

如果豪爽女人只是『白給』的傻子，完全不攪亂賺賠邏輯，那麼我們的社會該不會介意她們的存在與活動；但是事實上，豪爽女人經常遭受嚴厲的指責與冷酷的放逐。這顯示她們的作為必然干擾了賺賠邏輯的運作及合理形象，勾動了性壓抑之下的情慾暗流，因此她們才會遭受父權制度的打壓。

這麼說來，由於豪爽女人揚棄了一夫一妻的父權性道德，開創了新的、有利兩性平等的性道德，她們可以說是我們新一代的女聖人。對抗父權體制的婦女解放運動，因此應該聯結豪爽女人，把她們目前的個人生活方式轉化為集體的抗爭。

不管是以顛覆賺賠邏輯或是開拓自主性而言，豪爽女人都是好女人的榜樣，是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盟友。當婦女運動展開對父權體制的全面挑戰時，豪爽女人的氣魄和膽識提供正面積極的模範，幫助女人建立新的、自主的生活方式，打亂賺賠邏輯的陣腳，展現女性情慾自主的新天新地，而婦女運動所提出的情慾解放論述則為在性壓抑社會邊緣遊走的豪爽女人

提供組織的、正當化的力量，建立結盟的論述場域，聯手打擊那個壓抑女人、限制女人的兩性賺賠邏輯。

正是，豪爽女人，女人好爽。

情慾解放，女人解放。